

## 《切韵》系韵书研究综述<sup>①</sup>

仝小琳<sup>②</sup>

**摘 要** 《切韵》系韵书反切音读向来作为中古语音的材料受到重视。学者们在《切韵》系韵书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切韵》系韵书的著录、刊布、体制研究、语音研究、文字研究、词汇研究，以及利用《切韵》系韵书校正《广韵》等七个方面。

**关键词** 切韵；系韵书；韵书研究；述评

《切韵》系韵书包括《切韵》及其唐五代各种修订增订本王

---

<sup>①</sup> 项目资助：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五代《切韵》系韵书研究”，项目号：09XYY013。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四川方言研究”（2015—2016）。

<sup>②</sup> 作者简介：仝小琳（1977—），女，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河南南阳人，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曾在《语言研究》、《中国语文学》等刊发表论文数篇，

韵、孙缅《唐韵》及唐五代各种《切韵》修订增订本等。现在能够看到的《切韵》系韵书的最早版本是唐五代流行的写本和刻本，《切韵》系韵书反切音读向来作为中古语音的材料受到重视。由于这些材料发现颇晚，以及限于当时计算机技术发展，所以前辈学者对它们的研究多限于著录、刊布、韵书体制、残卷定性考释研究等，特点是：对残卷整体研究多，各个残卷本身研究少；利用残卷修补音系多，考察残卷本身语音现象少；校勘考释工作多，残卷本体研究少；研究方法手段比较单一。

这些成果按研究内容主要可分为以下七个方面：

### 一 《切韵》系韵书的著录

这批唐五代的《切韵》写本和刻本绝大多数出自敦煌，而敦煌遗书的绝大部分被劫持到了国外，这样《切韵》系韵书的著录工作主要是由外国人报道并完成的。因为俄国商人库库什金劫去的敦煌遗书迟迟不予公布，我们多以为斯坦因是劫走敦煌宝库的第一人。1908年斯坦因在伦敦皇家地理学会做了一次报告，是国外最早报道敦煌遗书的人，正是这次报告把伯希和等人引到敦煌，从此世界知道了中国有个敦煌，而我们的宝库也失去大批宝藏。1908年伯希和把在敦煌弄到的经卷运到北京时，罗振玉、王国维、蒋伯斧等从他手中看到了一些敦煌卷子。这些学者在1909—1913年均写书报道，如1909年罗振玉《鸣沙山石室秘录》、《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等，1910年蒋伯斧《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影印本题记》，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等。国外最早的报道是伯希和1908年在《法兰西远东学院院刊》上

发表的《甘肃发现的中世纪文库》及《敦煌石室访书记》，以及1909年斯坦因在《地学杂志》发表的《中亚探险》和在《印度考古杂志》发表的《中亚探险概况》。

斯坦因三次劫去的汉文文献全部交给沙畹、马伯乐考释，替沙畹整理材料的中国人张凤及为沙畹审定书稿的王国维、罗振玉分别编印了一些目录。同时英国博物馆东方刊本写本部保管员翟里斯也从1909年开始对斯坦因劫走的汉文文书编目，终于在1957年出版了《不列颠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解题目录》一书。伯希和（沙畹的学生）因自己懂汉文，就自行编目。他的学生谢和耐、吴其昱、左景权、隋丽玫、苏远鸣、韩百诗等进行了整理和编写，从1970年开始陆续出版了《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四卷。俄国人劫去的文书，只有弗鲁格1934年和1935年发表了《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收藏汉文写本（非佛经之部）简报》和《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收藏汉文佛经古写本简目》，直到1957年苏联科学院才请我国学者郑振铎去协助编目，1963年陆续出版孟列夫等人编的《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解说目录》2卷，也只相当于全部特藏的三分之一弱，但基本包含了最有价值的较完整写卷。日本是国外研究敦煌学最发达的国家，1964—1971年，日本出版《西域出土汉文献分类目录》四卷，有很高使用价值。

## 二 《切韵》系韵书的刊布

《切韵》残卷和字母残卷的辑录、整理是上个世纪语言学研究的重重大收获之一。自1908年国内发现蒋斧本《唐韵》残卷继

而又发现故宫项跋本《刊谬补缺切韵》（即《王二》），尤其是中国学者把英法等国探险家、考古学家弄走的敦煌韵书残卷从巴黎、伦敦等地抄录或拍片带回以后，《切韵》的校勘补逸和版本体例研究就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最早是由王国维 1921 年根据伯希和提供的照片手写伦敦所藏敦煌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加以考跋石印发行，即切一、切二、切三。

伯希和提供的少量写本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中国学者开始奔赴巴黎、伦敦、柏林等地亲自抄录和拍摄。首先是刘复 1925 年把从巴黎抄回的《王一》和两种《切韵》序文刻入《敦煌掇琐》印行。1936 年，北京大学又出版了刘复、魏建功、罗常培合编的《十韵汇编》，辑录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十种《切韵》系韵书：王国维手写法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敦煌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切一、切二、切三），德国普鲁士学院所藏吐鲁番发现者（德），大谷光瑞西域考古图谱所收吐峪沟发现者（西），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有刘复《敦煌掇琐》钞刻法国巴黎国民图书馆所藏唐写本（王一），延光室影印唐兰手写清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二），国粹学报馆影印吴县蒋斧藏唐写本《唐韵》（唐），五代刊本《切韵》亦为法国国民图书馆所藏敦煌遗物（刊），古逸丛书覆宋本《广韵》（广）。1988 年，叶键得完成博士论文《十韵汇编研究》<sup>[1]</sup>，辨析体例，校正错误。此文对十种韵书进行了详细的校勘、考释、比较。唯一可惜的就是作者研究的材料只是众多《切韵》韵书中的十种，除《广韵》之外，皆为残卷。

1947 年故宫博物院将新发现的全本《刊谬补缺切韵》（宋跋本，王三）影印出版，唐兰作跋。

1955年,姜亮夫把自己于30年代在巴黎、伦敦、柏林等地图书馆摹录的敦煌韵书残卷33种,辑为《瀛涯敦煌韵辑》(上海出版公司出版),对原本的行款、纸页大小和内容都有详细介绍,同时做了许多研究工作。在此后出版的《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及《敦煌学论文集》中,姜先生继续对这部分韵书卷子进行研究。至于姜亮夫编辑《瀛涯敦煌韵辑》的初衷,在书序和凡例中表述颇为明白,序云“以王先生(即王国维)之精审达于音理而误者且三百五十余事”<sup>[2]7</sup>,凡例云“然刘氏录P2011卷误讹多至二千则,因以不敢信汇编(即《十韵汇编》)之不误,惟有俟得原卷,再为续补”<sup>[2]2</sup>。后潘重规又根据巴黎、伦敦原本认为“姜先生误累百千事不止,且有刘氏不误而姜君转误者”<sup>[3]2</sup>,重又尽捡原卷,以校姜书。潘先生摹抄姜书33种卷子,校正前人抄录的错误,并增补新抄的敦煌韵书卷子12种,辑为《瀛涯敦煌韵辑新编》、《瀛涯敦煌韵辑别录》两种出版,有较大参考价值。

周祖谟<sup>[4]</sup>在前人工作基础上,汇集了30种唐五代韵书写本、刻本,详加考释,分别异同,辨章源流,于1983年出版了《唐五代韵书集存》上下两卷。考辨比证唐五代各种韵书异同,根据体例、性质和内容编为陆法言《切韵》传写本、笺注本《切韵》、增训加字本《切韵》、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唐韵》残本和五代本《切韵》七类,各种韵书采用原件影印,照片不清则附摹本或摹刻本,并写出校记,考释其体制内容及特点,此书无疑代表了《切韵》系韵书整理的最高水平。1994年,周书由台湾学生书局重版,增加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藏的《笺注本切韵》、《唐韵》残叶三件,益

见完备。但因周祖谟根据的是照片，这些照片本身模糊不清，周先生根据刘复的手写本对于极不清的做了转写。这些韵书的辑录出版为音韵学研究带来极大的方便。例如，龙宇纯就利用各种韵书及诸家校勘记为校勘材料，对《王三》进行校订笺识，1968年撰成第一部全本《王韵》的校本《唐写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校笺》。之后，李荣《切韵音系》（1952）和邵荣芬《切韵研究》（1981）全面整理、归纳了《王三》音系。

日本学者上田正<sup>[5]</sup>于1973年出版了《切韵残卷诸本补正》，是迄今收集最多校正最完善的本子。可惜的是由于此本出版较早，漏收了最重要的《王三》。

国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由四川、上海两地联合，陆续出版了英藏、法藏、俄藏、德藏等敦煌文献，其中《英藏敦煌文献》（共1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选材范围为斯坦因获自敦煌的汉文文献，包括：原藏于英国国家博物馆今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者，藏于伦敦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者，藏于英国国家博物馆者。《俄藏敦煌文献》（总共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选材范围为东方研究所所藏敦煌卷子。《法藏敦煌西域文献》（总共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选材范围为法国伯希和获自敦煌的汉文文献。

另有张涌泉主编、审订，许建平、关长龙、张涌泉等撰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共11册，已由中华书局2008年8月出版）。其中第五册、第六册、第七册部分均是敦煌韵书。该书按四部分类法编目，对撕裂为数卷的同一文献进行了合并校录，并尽可能为所刊载的每一个卷子确定了适当的标题。另外，每一个校录文本都附解题，简要说明底本和参校本，原件完缺情况、定名依据、年代判断、内容、文献存佚及前人著录研究情况。

### 三 《切韵》系韵书的体制研究

对这批《切韵》残卷最早的整理研究工作当属韵书体制的研究，众多学者先后对这些残卷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王国维<sup>[6]</sup>是20世纪最早讨论《切韵》系韵书源流的学者，内容涉及韵书的形成、《切韵》和吕静等五家早期韵书的关系、《唐韵》、李舟《切韵》等唐代韵书和《切韵》、《广韵》的关系等，得出很多有价值的结论，例如：陆法言即为陆词，蒋斧所藏唐写本《唐韵》为孙愐书。这些论文均收在《观堂集林》卷八及《观堂别集》中。上世纪初至40年代，丁山<sup>[7]</sup>、董作宾<sup>[8]</sup>、方国瑜<sup>[9]</sup>、蒋经邦<sup>[10]</sup>、蒋斧<sup>[11]</sup>、刘盼遂<sup>[12]</sup>、刘师培<sup>[13]</sup>、厉鼎燧<sup>[14]</sup>、龙宇纯<sup>[15]</sup>、陆志韦<sup>[16]</sup>、罗常培<sup>[17]</sup>、唐兰<sup>[18]</sup>、魏建功<sup>[19]</sup>、武内义雄<sup>[20]</sup>均发表了考证文章。其中魏建功<sup>[21]</sup>是继王国维之后，在韵书系统方面做出贡献的又一位大家。他先后发表了《陆法言〈切韵〉以前的几种韵书》（1932年）、《唐宋两系韵书体制之演变》（1932年）、《论切韵系的韵书》（1936）、《故宫完整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续论之甲》（1951年）等论文，基本上搞清了《广韵》和《切韵》的关系以及唐宋韵书的源流。另外，姜亮夫在辑录《切韵》系韵书的过程中，也对原件质量款式、字体注释、声韵类别等内容作了大量考论研究，分别作了《P2017为陆法言原书韵目跋》、《大英博物院藏敦煌唐写本陆法言切韵考》、《大英博物馆藏唐写本切韵研究之一：S2017为隋末唐初增字家注本陆韵证》等文，集中收录在《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这些文章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上、

下)不但收入了全部可见的《切韵》系韵书资料,而且下卷考释部分非常精彩,被公认为是最完备、最精当的考释。1994年,由于陈新雄的热心促成,《唐五代韵书集成》在台湾学生书局增补再版,将上田正1981一文中收录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藏编号为DX1372+DX3703、DX3109+DX1267、DX1466的三种韵书残卷的照片影本和抄录本,作为补遗,附印于书首。每种残卷的前面,都用硬笔标明韵书的性质。尉迟治平先生对其中两种韵书残卷作了精当考释,认为DX1372+DX3703属长孙讷言笺注本《切韵》,写于607—621年<sup>[22]</sup>,DX1466是《唐韵》一系的韵书<sup>[23]</sup>。徐朝东对相关的《唐韵》敦煌韵书残卷进行了考释:P2018、DX1466、P2016、P2659,尤其是P2659,姜、周、潘等先生都是作为字书辑录,经徐先生考订,认为是一种唐韵残片<sup>[24]</sup>。

#### 四 《切韵》系韵书的语音研究

因这一系韵书只有《王三》是全本,故而语音研究多集中在《王三》的反切、又音以及重纽上。李荣《切韵音系》(1952)首次对《王三》的反切系统作了全面的考察,利用各种语音材料在音类考察和音值构拟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对高本汉的构拟提出了很多修订。邵荣芬《〈切韵〉研究》(1981)比较了《王三》和《广韵》的异同,也利用各种材料对《切韵》音系作出了新的构拟。另还有以下专著对《切韵》音系构拟提出了独特的见解:《汉语中古音新探》(古德夫,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切韵综合研究》(黄典诚,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切韵〉和中

唐五代音位系统》(黄笑山,天津出版社,1995)。此外,曹洁的硕士论文《〈王三〉又音研究》(2004)和赵庸的博士论文《〈王三〉异读研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王三》的又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曹洁注重从平面、历时分析,从又音互见、特殊音切等现象考察反映的语音现象,比较又音和方音,兼作校勘。赵庸则从又音数量、注音术语、又音来源及与早期韵书等三、切二又音比较、地名又音等进行研究。另外,徐朝东的博士论文《蒋斧〈唐韵〉研究》(2002)及曹洁的博士论文《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研究》(2007)分别对《唐韵》、《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进行了全面细致研究。侯莉的硕士论文《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韵目小注研究》(2005)使用历史比较法,根据韵目小注推测五部韵书的分韵情况,结合整理出的古佚书辑本材料和大量韵文材料进行印证和比较,以摄为单位对平上去入四声分别讨论,从而较系统地建构了五部韵书的韵部系统。在其基础上,侯莉2008年完成博士论文《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研究》,以现存的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的宋跋本、项跋本和敦煌本三个版本为基础,将内部文本和外部资料相结合,利用比较法、统计法、系联法等研究方法对王氏韵书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从王氏韵书的序跋、体例、性质、字数及韵目韵次、韵目小注、小韵首字、反切上下字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藉以反映出王氏韵书的特点和规律,以及汉语语音的发展变化。夏能权的硕士论文《〈王三〉〈广韵〉反切比较研究》(2009)则是通过《王三》《广韵》小韵反切及个体汉字读音的比较,分析两书在音系上的继承性和差异性,并试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常利洁的硕士论文《〈王三〉语音负荷研究》(2009)运用统计的方法,对

《王三》带反切注音的字的声、韵、调分别进行分类和统计，对这些语言单位的音节负荷量、字负荷量进行详尽的描写。

秦淑华、张咏梅《重纽韵中的舌齿音》（2003）与张咏梅《〈广韵〉〈王三〉重纽八韵系切下字系联类别的统计与分析》（2003）系联了《王三》的重纽反切下字。

李秀芹《〈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中重纽的反切结构特点》（2011）则是用反切比较法和反切结构分析法统计和分析《王三》中的重纽反切，发现《王三》重纽的反切结构具有如下两条规律：1. A、B类上字决定律；2. 下字声母区分律。虽然A、B类上字决定律先于下字声母决定律起作用，但A、B类上字的区分率（25.3%）远远低于下字声母的区分率（90.7%）。因此规律2是反映重纽的语音内涵的主要规律，重纽两类的语音内涵表现为介音的不同。欧阳荣苑《〈裴韵〉〈王三〉重纽反切之比较》（2014）运用系联法对《裴韵》重纽八韵系反切下字作穷尽性的整理、归类和分析，并与《王三》比较分析异同，再运用类相关法推求舌齿音归类。得出以下结论：一、《裴韵》重纽具有严密的系统性和类相关关系，其反切下字分类与重纽A、B类之间结合比例与《王三》的情形一致，可作为《裴韵》是一部有独立的内部音系的韵书的佐证。二、运用类相关法，推理得到《裴韵》的重纽韵舌齿音分类结果是：章组、精组、日母与A归为一类；知组、庄组、来母与B归为一类。除少数用字用例次数不同外，与《王三》和《广韵》相同。

## 五 《切韵》系韵书的文字研究

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一书收录的《隋唐人韵书所载诸体字谱》，包括或亦字谱、俗字谱、正字谱、古字谱。这应是最早的《切韵》系韵书文字研究。日本学者太田辰夫著有《唐宋俗字谱》（1982），其中也涉及了韵书残卷中的俗字。

最早重视《切韵》系韵书中丰富字体的是周祖谟，他在P2011卷考释中讲到：“刘复作《宋元以来俗字谱》仅注意宋元以下书中所有的俗字，却对本书（即《唐五代韵书集存》）所有反而忽略。本书所收的俗体字都是社会上通行的，宋元的俗字大都因承唐代而来。”“本书所载的唐代的通俗字体相当完备，可做为一部唐代通俗字典来看。”<sup>[4]884</sup>

另外，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1996年）一书虽是针对整个敦煌文献的俗字研究专著，但考释出的俗字中包含了一批韵书残卷中存在的俗字。杭州大学郑民的硕士论文《敦煌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俗字源流考》（1997），首次对王韵中俗字的来源和流变情况进行了考察和分析。郑民<sup>[25]</sup>又从敦煌写本《切韵》考察了王仁昫的正字观。2006年河北大学杨宝忠教授的两位硕士研究生曹志国、李帅在王宁汉字构形学理论的指导下，分别对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蒋斧本《唐韵》的异体字作了有益探索。杨宝忠教授的另一位硕士研究生史甲庆同样使用汉字构形学理论，于2007年完成了对《王三》的异体字研究，即《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之异体字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谭翠的硕士论文《〈唐五代韵书集存〉俗字研

究》（2007），首次对《唐五代韵书集存》进行了专书俗字研究。作者全面地调查了《唐五代韵书集存》的韵书残卷，对当中的俗字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不但研究了《唐五代韵书集存》内部俗字的概况和形成的原因，对俗字进行分类并总结部分规律，还将之与《干禄字书》、《正名要录》等字书的俗字进行了对比。并对一些俗字做了源流考释，文末附有《唐五代韵书集存》俗字总表。作者进行了大量的有意义的工作。

台湾李相馥的《唐五代韵书写本俗字研究》（中国文化大学硕士论文，1989）也是较早研究唐五代《切韵》系韵书俗字的专篇论文。另外，台湾学者曾荣汾、黄沛荣、许锁辉、蔡忠霖、李景远、王妙云、黄秀燕、谢慧绮、李莹娟等发表的单篇论文或撰写的硕博论文，多多少少都涉及了唐五代时期的俗字研究。

要说明的是各家所采用的术语虽不一样，有采用“异体字”的，有采用“俗字”的，实际所指却是一样的。

## 六 《切韵》系韵书的词汇研究

有关《切韵》系韵书的训诂词汇研究，多半是以《广韵》为例。真正专门对唐五代《切韵》系韵书作训诂研究的还比较少，如：张小燕的《唐五代韵书与敦煌文献的解读》（2008），从考词、明义两方面举例论证了唐五代韵书对解读敦煌文献的实际参考价值。杨秀恩的《唐五代韵书引〈说文〉续考》（2010），认为《唐五代》韵书大量征引的《说文》所本应为唐本《说文》，文中共辑得引文796条。认为这些引文可与前人校勘《说文》成果相互比勘，或可补正今本《说文》，或可证明后人皆以为今本《说

文》误而实际不误。

另有河北大学药丽霞的硕士学位论文《〈唐韵〉与〈广韵〉词义训释比较研究》(2006),对蒋藏本《唐韵》和泽存堂本《广韵》去、入两卷的词义训释部分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和穷尽性的测查。从异训同义、异训异义、义项增减三个方面对两书的释义做了对比,并对造成两书训释差异的原因做了有益探索。

## 七 利用《切韵》系韵书校正《广韵》

前辈学者对《切韵》系韵书材料的运用,主要表现在《广韵》的校正方面。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张世禄《广韵研究》(商务印书馆,1931)对《广韵》反切的注音方法、韵部、声类等以及《广韵》的源流作了系统考证、论述。周祖谟《广韵校本》(商务印书馆,1937)利用唐人20多种韵书残卷考核订正,是上个世纪最有价值的《广韵》校本。余迺永《互注校正宋本广韵》(联贯出版社,1975)以周祖谟所校《广韵校本》为底本,再作校注,重在增补互注又音,在天头加校文、地脚加又音,每小韵加拟音,随文用符号套红刊出;下册是校勘记,详细讨论上册校文中的问题。余书此后多次再版,1992年更名为《新校互注宋本广韵》,200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又出增订本,受到学界好评。葛信益《广韵丛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集中收录了他1937—1990年的十六篇有关《广韵》的校勘论文,这些论文根据《广韵》的体例,利用各种《切韵》残卷分别对其正文、注释、又音、异读等详加校订。古德夫《汉语中古音新探》(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是专门研究唐写本《切韵》和《广韵》

异同的专著，由九篇论文和“《切韵》残卷和宋跋本王韵反切表”组成，通过对《王三》、各种《切韵》残卷、《唐韵》和《广韵》的韵目、韵次、大韵、小韵、反切等异同的详细比较，指出《切韵》是综合音系，其反切是依照六朝旧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反复指出《切韵》和《广韵》所反映的语音实际不是完全相等的，《广韵》的反切经过审音和变更，吸收了其它韵书的韵字反切，其韵字的系联反映出声类韵类都产生了差异，已不同于《切韵》。而徐朝东通过比较蒋藏本《唐韵》与切三、《王三》之间的异同，认为“古德夫先生所谓‘《唐韵》大大地改变了《切韵》的反切’，‘《唐韵》《广韵》都不是单纯地增加反切，还大量地改变了《切韵》的反切’的结论，无疑不是很准确的”。<sup>[24]55</sup>

另外，赵少咸从1919年开始利用各种典籍、音义书和相关韵书，对《广韵》的字数、引书、注释、音切等作了深入研究，1933年写成《新校〈广韵〉》，1956年写成《〈广韵〉疏证》，可惜其稿大半散失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荡之中，所发表者仅见《广韵疏证·序例》和《广韵谐声表·序》（《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切韵序〉注释》（《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等文。幸而经后人努力，于2010年4月由巴蜀书社出版了由赵少咸疏证，余行达、易云秋整理，赵吕甫补证，周俊勋等抄的《广韵疏证（套装共10册）（繁体竖排版）》。它总结性地研究了《广韵》中各韵部之间的纵横关系和内部规律，不仅包含有历代《广韵》研究的主要成果，更有作者赵少咸毕生研究心得。《广韵疏证》最大的特点在于集声音、训诂、文献、版本四者于一，互相发明，溯源辨流，旁搜博采，以勘误正疑，是当今《广韵》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汪启明

详细地介绍了书的内容来源，“巴蜀书社版《广韵疏证》，分为两种字体，三部分内容。一种是赵少咸原著、余行达等抄写的毛笔小楷写本，共有八册，这部分可以认定其为赵少咸原著；正文其余内容则是余行达、易云秋整理过录，由他们的学生周俊勋另抄的硬笔抄本，这部分可以看作是余行达等根据赵少咸原作，重新汇释的内容；再就是周空处原来的文字，即赵少咸第八子赵吕甫在书稿上做的大量批签，这部分内容字数不多的由抄手抄入正文，字数较多的，在插入处编上圆圈形注号，内容另行作为注释排列于书页的翻口。要说明的是，翻口处注释中‘咸按’的内容和正文中‘咸按’的内容，均可认为赵少咸本人所讲授的观点。这样，读者勿须判别《疏证》中哪些是赵少咸的原文，哪些不是，一眼即明。疏证中的文献引例，包括各种佚书，多是赵少咸生前所讲述，由余行达等抄录的。再有，编排时‘咸按’不尽在正文，而赵吕甫的批记也不尽在注释，这是需要读者注意辨别的。”<sup>[26]55</sup>

1968年龙宇纯著有《唐写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校笺》。汪宗衍则写有《陆法言切韵逸补辑》，其中也涉及了《广韵》的校勘。

#### 参考文献：

- [1] 叶健得. 十韵汇编研究 [M]. 台湾：学生书局，1988.
- [2] 姜亮夫. 瀛涯敦煌韵辑//姜亮夫全集 9 [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 [3] 潘重规. 瀛涯敦煌韵辑别录 [M].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
- [4] 周祖谟. 唐五代韵书集存 [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5] 上田正. 切韵残卷诸本补正 [M]. 东京: 东洋学文献センター丛刊 19 辑, 1973.

[6] 王国维. 观堂集林（外二种）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7] 丁山. 唐写本切韵残卷跋 [J].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 1928, 3 (25、26、27 合刊).

丁山. 唐写本切韵残卷续跋 [J].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 1928, 3 (25、26、27 合刊).

[8] 董作宾. 跋唐写本切韵残卷 [J].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28, 1 (1).

[9] 方国瑜. 敦煌唐写本切韵残卷跋 [J]. 女师大学术季刊, 1931, 2 (2).

[10] 蒋经邦. 敦煌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跋 [J]. 北京大学国学季刊, 1934, 4 (3).

[11] 蒋斧. 唐写本唐韵记//唐写本唐韵 [M]. 上海国粹学报馆, 1908.

[12] 刘盼遂. 跋唐人写韵书二残笺 [J]. 文字音韵学论丛, 人文书店, 1935.

[13] 刘师培. 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 [J]. 国粹学报, 1910 (7).

[14] 厉鼎燧. 读故宫本王仁昫刊谬补阙切韵书后 [J]. 北京大学国学季刊, 1934, 4 (3).

厉鼎燧. 敦煌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阙切韵考 [J]. 金陵学报, 1934, 4 (2).

[15] 龙宇纯. 英伦藏敦煌切韵残卷校记 [J].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58 (31).

[16] 陆志韦. 唐五代韵书跋 [J]. 燕京学报, 1939 (26).

[17] 罗常培. 切韵探赜 [J].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 1928,

3 (25、26、27 合刊).

罗常培. 切韵序校释 [J].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 1928, 3 (25、26、27 合刊).

[18] 唐兰. 刊谬补缺切韵跋//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 [M]. 北京: 故宫博物院, 1947.

[19] 魏建功. 论切韵系的韵书 (十韵汇编序) //十韵汇编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组, 1936.

魏建功. 十韵汇编资料补并释//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C]. 北京: 1948.

[20] 武内义雄. 题唐钞本韵书及印本切韵之断片 [J]. 北平图书馆馆刊, 1936, 10 (5).

[21] 魏建功. 魏建功文集 (二)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22] 尉迟治平. 韵书残卷 DX1372+DX3703 考释//李新魁教授纪念文集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23] 尉迟治平. 韵书残卷 DX1466 考释//艺文述林·语言学卷 [C].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

[24] 徐朝东. 蒋斧本《唐韵》研究 [D]. 南京: 南京大学中文系, 2002.

[25] 郑民. 从敦煌本《刊谬补缺切韵》看王仁昫的正字观 [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3).

郑民. 论《切韵》敦煌写本及传世本之正字观 [J].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7 (3).

[26] 汪启明. 赵少咸和他的《广韵疏证》//书品第 1 辑 [C].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Commentary on Studies on Series of *Qieyun* from Tang to Five Dynasties**

**Tong Xiao—l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6)

**Abstract:** As the material of the medieval phonetic system of Chinese, *Qieyu* in the series of *Qieyun* from Tang to Five Dynasties is always valued by the researchers. Previous study has focused on its record, publishing, tidying up, structure study, phonic study, literal study, lexical study, and using *Qieyun* to correct *Guangyun*.

**Key words:** series of *Qieyun* from Tang to Five Dynasties, rhythmic dictionaries study, commentary